使琉球錄

使琉球錄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覆聲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航章乞封則遣近臣將事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皇上仁覆無外聿脩舊章時侃待罪左省俾充正使往而以行人高君副之銜命南下歷詢往迹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襲封時距今五十餘禩獻亡文逸倀倀莫知所之攷一統

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異罔可據依迺甲午
仲夏解纜閩江賴
天子威靈海若效順冊旬達其國宣
詔勑錫章服如儀尚清率國人稽首踴躍歡呼稱臓
貢匪懈已事遄返十月朔還閩可以下日齋沐
而見
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録或賦咏非以炫詞華
也窮荒絶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臏邈

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恠奇風俗之媺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虫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因與高君日紀闡見凡道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郢書燕說之類志其略辨其異此録之所以不容已也君子之飽道腴者或寓目焉

其大烹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下箸乎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覆瓿之具亦若縱令使者取以為擿埴索塗之助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于閩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爲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
酌夫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
海内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
海濱乆被聲敎故國王尚真夙紹

顯封已踰四紀茲聞甍逝屬國請
封世子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
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
順之誠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
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詔
往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
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

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俊臣
僚其同寅翼賛協力匡扶尚殫事
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
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
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日

之寶

皇帝勅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

敬順

天道臣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正使

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
行人高澄齎詔封爾爲琉球國中
山王幷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
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承
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
哉故諭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 展角全

金廂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胷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褡褸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七旒皁皺紗皮弁冠一頂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玉鈎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金鈎玉玎璫全

紅白素大帶一條

大紅素紵絲舄一雙襪全

丹礬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氊絲布十疋

妃

紵絲二疋

黒緑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黒緑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氈絲布十疋

賡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之寶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

朔　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

使行人司行人高澄

諭祭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曰惟王嗣

守海邦四十餘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永壽年爲朕藩
屏胡爲遘疾遽爾告終訃音來聞
良用悼惜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羫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食一盤
饗糖五箇　酥餅酥錠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使事紀畧

嘉靖丙戌冬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世

子尚清表

請襲封下禮部議禮部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

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

毋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輿民達于勳戚

同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𠅘為世

子有年昔先王辱儌福於

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申部宗伯[illegible]之越壬辰

春禮部肇上其議

請差二使往封給事中爲正行人爲副佩與澄適

承乏焉

命下之日時夏五望也有爲予等深憂者曰海外之

行險可知也

天朝之使遠冐乎險而小國之王坐享其封恐非以

華馭夷之道盍辭之以需其領予等曰

君父之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我生各有命在天

豈必海外能死人哉領封之說出於他人之口

則爲公議出於予等之口則爲私情何以辭爲

勿聽六月各

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潛以白澤俱大紅織金

羅爲表絹爲裏綠羅褡褳青羅褶子裏亦用絹

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

玉則舊制又各

賜家人口粮四名憫茲遐役優以緝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

因封琉球舊案禮部失於回錄

請查須賜儀物於

內府各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分造衣所司亦難卒

製故弗克行其敢乂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俶至三山澄亦以六月至閩之三
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已將過海事宜會裁已定
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惟其制價
計二千五百兩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
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
蠹也惟舊制以鐵梨木為舵桿取其堅固厚重
今以輕價索之而艱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
倍價以購后果得之財固當惜舵乃一船司命
其輕重有不難辨者七月二日定艤艤即船之
底木福州府備祭豕二羊二予等主祭三司諸

君卒府縣官亦與陪焉重
王事也定艤之後方鳩舟人儧功矢侃等與衆官時
巡督之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
題爲求封事切照嘉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
奉
表請封
欽蒙差臣等充正副使齎捧
詔勑前往琉球封尚清爲中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勑閱弘治正德年間脩撰倫文叙編脩沈燾等曾

三

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勑爲鎮國之寳俱曾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琉球國襲封事例遠年無
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國請留
詔勑臣等堅執不從恐拂彼敬奉之心聽其請留又
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勑禮部查議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
期不至錯誤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齎捧
謹題請
旨九月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齎捧
詔勑前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惟恐請留
詔勑乞要查議一節既查有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
其所奏本部行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
留之意果出誠懇亦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
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月承差齎儀制司手本至闕侃等
伏覩
睿旨馭夷以誠敢不祇若

明命是月琉球國進貢船至予等聞之喜閩人不諳
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詳翼日又報琉
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予等則
又喜其不必詢諸貢者而有爲之前驅者矣長
史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閩人不
善操舟遣看針通事一員率夷稍善駕舟者三
十人代爲之役則又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有
同舟共濟者矣大賽朋來憂用以懌即此而觀
世子其賢矣乎敬使所以敬
君也敬

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永孚于休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窓玲瓏開爽明霽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舟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因地異制造作之巧也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

後竪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
者以次而短舟後作黄屋二層上安
詔勑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舵用
四副用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
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猫四約
重五千斤大棕繚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
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小艕船二不用則
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十四櫃海中惟甘
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
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

弓箭之類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外醜之膽也二十五日岀塢塢即造舟之所亦設祭如定艘之時其間若竪桅若浮水若治繚皆有祭行祭禮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艱利涉大川祈也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臺南臺距海百餘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后行日行數里故先之駕舟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奇護送軍用一百人通事引禮醫生識字各色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

官各給銀十二两爲衣裝費餘各給工食銀五
两三錢五分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之
一從約也舊例猶有金銀九十餘器金厢帶四
條備二使過海之用福州府造册開報回文與
之云職等素守清約無事華侈茶鍾酒盞用銀
飾者相應備辦銀酒素銀撒盞銀鍍盂金廂帶
皆不必用錐舊有成案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
存乎其人毋得妄歛妄費以汚職等名節造完
之日令首領官一員齎領前去回還之日照數
給領若此者貞行也非以要譽也二十六日寺

等啓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炰肉于几釃酒于
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海國之役必數年
而始克竣事聞之舟不易成也今未及朞月而
有航海之期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諸君皆歌烝
民之詩以贈亦再拜遂別是晚宿于舟中翼日
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爲淺所傷臭厥載
具狀伏於堦下求爲之援予等欲藉其爲前驅
即日將行事巳亟不可辭判詞於提舉司令中
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暫遣其歸此固爲
趙亦爲楚意也適分守海道都閫諸君繼至海

道亦以

王事爲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广石大舟亦始至

二日祭海登舟守巡諸君設宴爲餞是日北風

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變

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

也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旣集矣渙之恐難

卒華舟不速行器具易窳有司費已侈緩則更

倍之遂别諸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

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

一望汪洋矣風順而微波濤亦不汹湧舟不動

而移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茫
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
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
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
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
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
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
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
舞于舟喜達于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寸退
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

舶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
即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欲泊於山
麓險石亂伏於下謹避之遠不敢近舟蕩不寧
長年執舵甚堅與風爲敵不能進不能遂上下
於此山之側然風不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人尚
未懼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
之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
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折
也驚駭㗊囂亟以釘鉼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
足艌麻不密板聯不固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轆

轤引水水不能止衆曰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
號剪髮以設誓予等不能禁徹夜不寐坐以待
旦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噤不能言良
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已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
怖無可柰何嘆曰各抱
詔勑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
焉逃之是時惟長年數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
足懼速求鋲縫而塞之可保無虞衆亦知其然
舟蕩甚足不能立心悸目眩何鋲之求於是有
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回以從順人心

必寧衣袽有備尚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於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夷通事從旁賛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據但衆股慄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強從之旋轉之后舟果不蕩執燭尋鍼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曩午風自南來舟不可往又從而北始悔不必待也計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如之何

予等亦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巔
微露若有小山伏於其旁詢之夷人乃曰此熟
壁山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
以無憂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
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
米瓜菜之物為從者犒亦有酒菓奉予等通事
致詞曰
天使遠臨世子不勝訢踊聞風伯為從者驚世子益
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
具菜菓將問安之敬予等愛其詞雅受之時予

之舟已過王所之東欲得東風爲順夏月誠不易得世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舟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行敢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蛇勢亦一奇觀也一晝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移山之奥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苦之在舟日久鬱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曰乗桴浮海子路喜之

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四千力亦衆矣不能挽一舟以行虎賁三千猶足以成武功孰謂浮海爲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督鼓以作氣自夕達旦夷衆亦勇於用力無少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曰世子聞至移山刻期拱俟六日不啻中心孔棘恐爲從者憂謹遣小臣奉慰予等謝之二十五日方達泊舟之所名曰那覇港計六石登舟至此幾一月矣予二人苟於一艙不便出入暑氣

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

于心得保殘喘以終

王事嗚呼艱哉是日登岸岸上翼然有亭扁曰迎恩

世子遣衆官大小百餘員隨

龍亭候於亭下子等捧

詔勅安於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衆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予等亦行禮

而退予等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

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
以行予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
小惟信之懷敢惟一己是便而裂信毁制乎聽
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蒞事禮無不
肅用無不周下逮從人各有寢舍時給廩餼亦
使之安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具酒二壺菓
合二架酌酒於斗跪而言曰世子念
天使舍崇麗而卑痺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小臣問
候起居予受其酒乃曰賓至如歸不惟其物惟
其誠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飲畢復獻牛羊豕

棄初皆麾之后見其意勤懇閒亦或受每一饋于等亦遍及於從人無弗均六月哉生明報長史舟至北山又越五日始抵國較之于舟浹旬之隔詢之乃知桅折帆傾非夷衆之熟於操舟幾何而不飫魚腹也越旣望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有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封其生者而又祭其甍者厚也所以勸天下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之道行於四夷胡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牲牷維腯酒醴維醹罔敢弗潔先迎至廟

俟設定后用

龍亭迎

諭祭文予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候於門外

感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予等拱而入至

寢廟神主居東西向予等居西東向

龍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

恩進與予等交拜揖至中堂予等南向坐定世子令

長史致詞曰清蜎處海角辱玉趾遠臨當匍匐

奔迓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竦今又辱賁及先

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酤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
懽其敢曰休享于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而弗敢爲者也人敢爲善
誰不如我敢奪人之守乎賓主初覿良用合懽
玄堂在邇恐非其時敢辭世子又曰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禮也斯可以燕
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于等
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
人可以言禮諸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卒度罔
弗恭坐少頃別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

子詞曰今日勞從者爲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爲
獻㦲具黄金拾兩爲壽子等許曰世子知道而
亦以此况我乎令持去不從作書與之曰君子
交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將敬義以揆物
賔主各歉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君命是將敬共
王事乃其職也歉我以華筵亦云厚矣而又惠我以
褭蹄不已過乎在賢世子行之固爲盡禮在侃
等受之則爲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辨
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䛐不更贅惠無再貽

世子果知禮義者得是書不復冊饋祀事畢越
七月二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衆官候於館
門之外導引
詔勅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介在山海之間險側
高卑不齊不能如砥如矢將至國五里外有牌
坊一座扁曰中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
軌旁壘石牆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頭禮導之國門門曰歡會門內
逶迤數步即王之宮宮門三層層有數級之階
至正殿巍然在山之巔設

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禮國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式先期五
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矣禮畢揖予等至別
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
臣是日維良受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群臣但四拜爲賀臣之尊者
親者捧觴爲壽夷俗以此爲敬君臣之間亦行
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
奉酒勸坐酒清而烈來自暹羅者比之麯米春
醲入更不須一盞予等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

備水陸之珍膷臐膮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
自製也皆假予等所帶庖人為之蓋夷俗簡地
而坐無燕享醵會之事不知烹調和劑之味故
假以文其陋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等令儀
從迎
詔勑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璽書以為寶
先朝詔勑藏之金匱已八葉于玆矣今辱賁臨幸留
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為先人羞予等見
其詞意雖誠猶未信也令啓其金匱之藏以驗
其留否之實長史數臣各捧一道而來

奎壁輝映絢采一堂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
等至館王親一員同長史來饋禮物厲色麾之
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取扇布二物以荅其誠餘
不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不過禮
義二者前書備布想已知之賢王亦知
朝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群工濟濟皆秉羔
羊之節晋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已侃等叨居
近侍萬里啣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彊守臣節於不辱爲
天朝增重乃敢自冐非義以貽淵𡨚之譏耶與者受
者其戾一也欲馨清議甘罪不恭王見書令長
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聞之常虩虩不自安唯恐不
道爲
聖朝棄況
天使之陟降
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髙論敢犯
朝箴廿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使他國不

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敕之後使事畢矣陸路可行已事遄返不過信宿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者日久不免會多會多不無情褻勢所必至也踽踽凉凉豈能一日安耶是宴之設邁𡨋尚楚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令四夷童歌夷曲為夷舞以侑其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爵將行復躬捧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越二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倏忽而至茅舍皆席捲

予舘亦兀兀不安寢不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然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馬而歧路安可分盡待之風雨果惡亦不可强質明而往王巳差法司官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夜半時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遥不避而來予因嘆曰華夏之人風雨晦冥之夕塞向閉戸以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行者必其骨肉顛沛而不容巳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辭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八月中秋節夷

俗亦知為美請賞之因得徧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記二寺山門殿宇弘敞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佛像一座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篩數重清潔不可容履殿外亦鑿小池甃以恠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猶徉良久塵慮豁然但僧皆鄙俗不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之法設古鼎於

凡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少頃奉飲其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而情意則欵洽矣諸從人皆召至堦下令通事勸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晝海光映白松影飾青令輿人緩步徐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哉良遇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役焉不可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

曰已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
其習也井底之蛙豈可與語天日之高明哉亦
具殽核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餞行陳席
於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與運舟之法皆
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爲樂但運舟者俱小吏與
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濡於水而不
顧以示誇耀之意越九月七日復請餞尋等許
其煩也深拒之懇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
之所列皆非昔比山蔬海錯糗餌粉酏雜陳於
前者製造精潔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

之豊詢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閩人此
則宮中妃嬪親製以表獻芹之敬耳臨行長史
捧黃金四十两王乃言曰送贐之禮振古有之
非清敢自褻其毋辭予等曰於義可受輌氏受
薛之餽不以為嫌但予等以
君命來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強復手持泥金倭扇
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請以弁服即請之師也此別不復再會
揮此或可以繫一念耳予等憫其情受之各答
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再拜而別十二日登
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儀不可復覩至
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天性之良
莫不羨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是可
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
石惟減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
其側且致慰詞仍遣看針通事一員夷稍數人
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駕昔日所假之舟進

表謝

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
于石大驚幸前月親督修艙不爲所傷復止二
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陡
作舟蕩不息大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
舵葉亦壞幸以鐵梨木爲柄得獨存舟之所恃
以爲命者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
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命果如此以
計免者得之矣狐死尚正首丘嗚呼狐之不能
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爲

軍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
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翼日
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
肯入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
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
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
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將
奈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予等曰風濤中易
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惶惑亦不能
决令其請珓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

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山將近矣有疑者曰蝶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之馴馴啄盡而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如一葉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

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

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

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

又相與歎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内外百神皆爲之效職天妃獨不

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

爲奇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黴曉巳見閩之山矣舟

人皆踊躍鼓舞以爲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

若崩厥角也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二日

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接士大夫叙其所以無不為之慶幸區區二人何德獲此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乎因是而有所感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濟險之要務也今官府造作什器官之尊者視為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為奇貨而惟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即壞房舍器用之物壞則可脩猶未甚害惟舟之壞即有覆溺之患雖有般師在舟亦無及矣

前之所云古米山之驗其明效也后之使海外者軍官不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者二員委其造舟舟完令其同行彼軀命所関督造必不苟且萬一藩臬不從以之請於

上命可也從于駕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因夷人駐泊於其地相與情稔欲往爲貿易耳然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人也漳人以海爲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風濤之驚見慣渾閑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長樂如鎮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可用人各有能有

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猶可少省一二

此貴精不貴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

國之費一則可以衞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爲后

使者忠告

群書質異

大明一統志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

朝貢由福建以達于

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

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

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至其

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

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

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來朝其二山盖爲所併矣
風俗男子去髭鬚婦人以墨黥手爲龍虎文皆
紵繩纏髮從頂後盤至額男以鳥羽爲冠裝以
珠玉赤毛婦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閒鏤皮并雜
毛爲衣以螺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無君
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產
乳必食子衣食用手無匙筯得異物先進尊者
死者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上不起墳
無他奇貨尤好摽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

縛竹為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逃俗事山海之神祭以殽酒戰鬬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栅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殿宇多刻禽獸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

山川䵶鼊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彭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落漈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也凡西岸漁舟至彭湖遇颶風作漂流落漈回

者百無一二

土產閧鏤樹硫黃胡椒熊羆豺狼

按琉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刼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効歸附其忠順之心無以異於越裳氏矣故特

賜以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來時朝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耳在昔其國三

分今中山併而爲一者得非沃強晉弱之故歟
風俗男子不去髭亦不剪冠但結髻於首之右
凡有職者簪一金簪漢人之裔髻則結於首之
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黄者貴紅者次之青緑者
又次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
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如纏首之布之
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
脱之一則籍地而坐恐塵汚一則以跣足爲敬
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唯接
見余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

蹙額呈彿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真以墨點手
爲花草鳥獸之形而首足反無飾髻如童子之
角總於後而簪珥不加不知足而爲之屨男女
皆可用也第富室則以蘇蘼藉屨底必加皮緣
即爲美觀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蒙之背上見
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
褶細而制長覆其足也其貴家大族之妻出入
則戴箬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俱無布帽
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産乳必食子衣之事也其
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

敘之辦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
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霸港官司錢穀也
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士官而爲武職者
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
有定員而爲文職者也王弁日而視朝自朝至
於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見之皆搓手膜拜尊者
親者則延至殿内賜坐賜酒其卑疏者則移時
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旦
聖節長至日王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祝禮蓋乆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於子必
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筯得異
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
之可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
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蒿草襯土而
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
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牖户歲時祭掃則啓鑰
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
賈不通若以爲防摽掠則其國小法嚴九有竊
物者即加以剿剕之刑人誰敢犯朝貢往來俱

乗大航海邉漁塩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
縛竹爲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爲尸凡經二
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率
世子及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爲不善神即夜以告王王就擒之聞昔倭
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
爲塩易而米爲沙尋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
以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
動經三五百人各戴草圈携樹枝有乗騎者有
徒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聲音哀慘

來去不時唯那覇港等處不至以此多不良者家兼有漢人故也閩人爲王倩作宴者身親見之且傳聞封王日必見天使是日不來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神則非也王之宫室建於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聚髏爲佳之說也門外有石砌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爲險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爲奇至於賦斂則寓古人井

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
爲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册封王所用布帛
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雖無經
生卜士之流然亦諳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
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
山川則南有太平山西有古米山馬齒山北有
硫黃山熱壁山灰堆山移山七島山蓋不止黿
鼊等嶼彭湖等島而已落漈不知所在殆遠去
琉球而非經過之處也昨見古米山水急礁多
聞舟有至此而敗者亦不亞於落漈之險矣

土產無闘鏤樹亦無胡椒硫黃雖產自北山而
取之亦甚艱無能熊羆豺狼虎豹等猛獸是以多
野馬牛豕價廉甚每一值銀二三錢而已牲雖
賤人有終歲不獲食者貧約故也九殺牲不血
刃但以水泅之而火其毛不畜犬亦鮮鵞鴨鶯
燕鸛鵲之族俱無烏唯烏鴉麻雀而已有蛇蝎
蝎亦螫人蛇則不爲害聞前使遭蛇恠之驚無
是事也穀則有稻秫稷麥菽蔬則有瓜茄薑蒜
葱韭等品果則有芭蕉甘蔗石榴橘柿之類人
言冬瓜可以解渴其蔗巨如盌形皆非也至於

壁間有虫形如中國之蝎虎者聲喍如雀則罕
異焉

蠃虫録

琉球當建安之東水行五百里土多山峒峒有
小王各為部隊而不相救援
國朝進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
禮待甚厚
按福州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晝夜始可至琉球
以水程計之殆將萬里矣若夫建安則建寧屬
邑也又在福州之西北而云水行五百里不知

自何洋以發舟而若是乎其近易耶琉球固多
山而崆峒則少王之子弟雖出分各山而未甞
不聽徵調如尓王封王等日則各率所部戎服
而列伍以防衛則其有事而相爲救援可知矣
歸附
國家之初朝貢固無定期今毎二年而一舉至於
令子姪入太學僅於洪武二十二年而創見之
嗣是唯遣陪臣之子進監讀書大司成教以誦
詩學禮處以觀光之館夏葛而冬裘朝饔而夕
飧禮待不亦厚乎邇如蔡廷美鄭賦梁梓蔡瀚

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學中國授業名儒今皆稱爲長史都通事等官進見之時儀不忒而言有章未必不自讀書中來也其他則苦禮法之拘衣冠之縛矣

星槎勝覽

琉球國山形抱合而生一曰翠麗一曰大崎一曰斧頭一曰重曼高聳叢林田沃穀盛氣候常熱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釀甘蔗爲酒煮海爲塩能習讀中國書好古書銅器作詩効唐體地產

沙金黃蠟

按琉球國之山形雖南北一帶而生不甚抱合亦無峯巒等四山之名且形勢卑小不高聳林木樸樕不茂密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氣候不常熱雨過即凉秋冬亦雨霜雪其地近北故也政令簡便各食分土故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槎取汁為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釀亦非美姬含米所製其南番酒則出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則令習讀中國書以備他日長史通

事之用其餘但從倭僧學書番字而已古畫銅器
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鐵器綿布焉蓋其地不產
鐵土不植綿故民間炊爨多用螺殼紅女織袵惟
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易自王府
而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至於作詩則
弄文墨參禪乘者間亦能之而未必唐體之劾
矣地不產金亦無黃蠟及玻璃等物通國貿易
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
折百殆如宋季之鵝眼綖貫錢也曾聞其國用
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

猶浹於貝哉

集事淵海

琉球與泉州之島曰彭湖者煙火相望其人驍健以刀稍矢劒鼓爲兵器旁有毗舍那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

按地之相去近則可望遠則視之而弗見也琉球去彭湖不下數千里山川出雲蜃氣作霧則光景且伏矣煙火可得而相望乎閩中士夫常曰霽日登皷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

遠哉若曰其人驍徤則誠是也盖生有膂力耐
飢渴勞苦熟諳挽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而亦未嘗告病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
亦慣勤動大風暴雨雖夜必興相與徒行露立
於港邉以防舟之漂蕩焉而寒濕不能使之疾
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札或壯或老始生瘡瘳
地雖卑濕而不見有疲癃殘疾之人是豈盡出
於禀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氣固而勝
理密也第人尚忿爭有不平即以刃殺人度不
免亦剖腹自斃所用兵器如刀劒弓矢之類亦

嚴利勁直弓稍長如握檐射則柎於地而兩手
彎之矢可至二百步許筂甲製以皮革進退節
以金鼓鄰國目爲勍敵焉其國西南則暹羅東
北則日本閩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
即所謂毗舍那國耶

杜氏通典

琉球國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兠土人呼之爲可
老羊妻曰多拔茶居舍大十有六間王乘木獸
令左右舉之凡宴會執酒者必得呼名而後飲
上王酒者亦呼王名然後啣杯共酌歌呼蹋蹄

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又曰民間門戶必安歡頭

按琉球國嗣王姓尚氏名淸父名貞祖名圓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妃皆選自民間女子充之士人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無可老羊弁多稜茶之稱也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世及已所轄之地爲姓名如王親孔加迷盃器法司官寗佑安冊也皆地名也若大夫金良長史蔡瀚蔡廷美都通事鄭賦梁梓林盛等凡有姓者皆出自

欽賜三十六姓者之後裔焉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間向西者七間以南者舊制不利於風水反以西者爲正殿閣二層上爲寢室中爲朝堂未與臣下坐立凡閣門俱五色土珠爲簾櫳中三間畧加金碧傍有側樓亦有平屋皆以板代瓦廡不遠地而階亦近除僅如中國公侯之宅無越制也王出入乘肩輿非木獸以十六人扛之傘盖用五色從者數百人皷吹導前戈矛擁後仍以土珠小團扇四柄貼金葫蘆一對爲儀衛不知何所取義焉宴會不時禮亦簡朴陪臣遇吉每

稱觴以壽王王亦與之坐而共飲但不至於呼名也樂用絃歌音頗哀怨嘗譯其曲有人老不少年之句亦及時爲樂之意如唐風之山有樞也更以童子四人手擊析而足婆娑以爲舞焉所謂蹋蹄之歌女子之戲皆非也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貧而儉富室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餘則茅茨土堦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鏇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

使職要務

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

一員假以王帶蟒衣極品服色頂於臨海之處
經年造二鉅舟中有艙數區貯以器用若干又
藏棺二副棺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若
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仰臥
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庶人見
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于山崖俟後使者因便
載歸迺者鑒汨沒之禍奏
准待藩王繼立遣陪臣入貢丐封乃
命使臣齎
詔勑駐海濵以賜之此得華夷安危之道雖萬世守

之可也

按我

朝封錫藩王之制如安南朝鮮則遣編脩給事中等官爲使占城琉球則遣給事中行人等官爲使各給以麒麟白澤公侯伯駙馬之服

恩榮極矣故感激圖報之下往往有人且安南朝鮮固陸路可通矣若占城及琉球則海邦也必於廣東福建臨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以涉大川余等以一舟所費已及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人各一舟非唯倍其費抑亦不克共濟矣故止造

一舟至於藏棺釘牌之事原無此例縱有之亦
無益也故令有司不設備焉大抵航海之行亦
危矣凡親愛者爲之慮靡不周有教之以舟傍
設桴如羽翼者有教之以造水帶者有教之以
多備小舠者殊不知滄溟萬里風波莫測凡此
舉不足恃也所恃者唯
朝廷之威福與鬼神之陰隲焉耳乃若領封之說
則肇自前使占城者正副畏難不肯航海以畢
事曠日持久淸國不獲已而領自海濱非
俞旨也甞稽古諸侯凡嗣立俱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後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
入覲
天王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葢中國尊而當安
外夷賤而當危也豈直省不貲之費而已哉經
國者爲之建白可也
大明會典
琉球自洪武年間其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
遣使奉
表箋貢馬及方物洪武十六年
賜國王鍍金銀印并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

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絲紗羅王姪王相寨官絹公服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請

命冊封自是惟中山王來每二年

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貢物

馬　硫黃　蘇木　胡椒　螺殼

海巴　生紅銅　牛皮　擢子扇　刀

錫　瑪瑙　磨刀石　烏木　降香

木香

按琉球貢物唯馬及硫黃螺殼海巴牛皮磨刀石乃其土產至於蘇木胡椒等物皆經歲易自暹羅日本者所謂摺子扇即倭扇也盖任土作貢宜其惟正之供而遠取諸物亦其獻琛之敬則夫

符璽之

賜章服之

頒得非顯忠嘉善之典歟

天妃靈應記

神怪之事聖賢不語非忽之也懼民之惑於神而遺人道也　自蚤歲承父師之傳佩敬而遠之之戒凡禱祠齋醮飛符噀水誦經禮佛之類閭黨有從事者禁之不可則出避之或過其宮則致恭效程子焉頃者琉球國請封

上命　暨行人高君澄往將事飛航萬里風濤叵測

璽書鄭重一行數百人之生厭繫匪輕爰順輿情用

閩人故事禱于

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爲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

禮必虔真若懸命於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
逆風蕩舟漏不可禦群譟乞神風定塞衶乃得
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檣折舡
毀群譟如初須臾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皆喜
曰神降矣無恐頃風未已又明日黑雲四起議
易舡未決卜珓於神許之易之時風恬浪靜若
在沼沚舡舉甚便若插籌然人心舉安允荷神
助俄有蝶戲舟及黃雀止檣或曰山近矣或曰
蝶與雀飛不百步山何在其神使報我以風乎
予以其近於載鳴鳶之義領之曰謹備諸已而

颶夜作人力罔攸施衆謂胥及溺矣予二人朝
服正冠坐祝曰我等貞臣恪共
朝命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庶幾顯其靈語畢風漸
柔黎明達閩神之精英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
非
皇上懐柔百神致兹效職哉然非身遇之安敢誣也
揆之祭法廟而事之允宜在宋元時已有封號
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中屢加崇焉予二人緇廩附造舟
餘直新之广石望崎行祠則從行者斂錢以脩

行當聞之

朝用彰神貺因紀其槩高君讓侃援筆舉以告巡

按侍御方君涯韙之又命福郡倅姚一和覶勒

諸石

夷語附

天文門

天 甸尼　日 非禄　月 都急

風 監済　雲 姑木　雷 刋眉

雨 嗑乜　雪 由其　星 波世

霜 失毋　雹 科立　霧 氣力

露 秃有　電 波得那　霞 嗜嗑尼

起風 嗑濟福禄 姑　天陰 甸尼奴姑 木的　天晴 甸尼奴法 立的

下雨 嗑乜福禄　下雪 由其福禄　明日 阿者

昨日 乞奴　風雹 嗑濟科立

地理門

地 只尼　土 是只　江 密乃度

河 嗑哇　海 吾也　山 牙馬如

水 民足　水 谷亦里　路 密集

石 依石　井 依嗑剌　墻 拿別

城 遶　泥 乜祿　沙 是那

灰 活各力　橋 松只　磚 牙及亦石

瓦 嗑哇喇　岸 倭嗑　遠 它加撒

近 即加撒　長 拿嗑失　短 密失拿失

前 馬乜　後 吾失祿　左 分達里

右民急里　上吾乜　下世莫

東加失　西尼失　南米南米

北乞大

時令門

春法禄　夏拿都　秋阿及

冬由福　冷硶牙撒　熱嗑子撒

寒硶角禄撒　暑奴禄撒　陰姑木的

陽法立的　晝皮禄　夜由禄

早速多　晚約姑里的　時吐急

氣亦急　年多失　節兆谷尼即

正月 燒哇的　二月 寧哇的　三月 撒哇的

四月 升哇的　五月 惡哇的　六月 禄谷哇的

七月 式的哇的　八月 法只哇的　九月 谷哇的

十月 索哇的　十一月 失木都及　十二月 失哇恩

花木門

茶 札　花 法拿　米 谷米

樹 拿急　果 吾也　松 馬足

栢 馬足那急　竹 達急　笋 達急

棗 那都也　草 谷撒　底 吾利

菜 莱　梅 吾也　葉 尼

香 摘　蓮花 花孫奴法拿　龍眼 龍暗

荔枝 利是　甘蔗 翁急　椒 谷䖍

蘇木 司哇

鳥獸門

龍 達都　虎 它喇　鹿 加目

馬 吾馬　獅 失失　牛 吾失

兎 吾撒急　熊 谷馬　象 糟

鷄 它立　鵞 谷嚧　猪 吾哇

驢 仝　騾 仝　狗 亦奴

皮 嗑哇　鼠 聶　鶯 打谷䳘

魚 亦窩　羊 非都知　蛇 家家

猴 撒祿　龜 嗑乜　雀 孫恩乜

鳳凰 失窩　麒麟 其粦　孔雀 公火

獅子 失失　獬豸 害宅　仙鶴 司祿

象牙 杏香華　玳瑁 嗑乜那各　牛角 吾失祖奴

喜雀 孔加杏恩　鶴頂 它立奴谷只

宮室門

門 勤那　窗 慢多　房 亦兼

樓 塔嗑牙　井 依嗑喇　河 嗑哇

御路 家集　丹墀 家集　御橋 扑只

皇城 谷偕谷　館驛 館牙　兀房 嗇哇剌亦栗

器用門

盔 不力千　甲 約羅衣　刀 荅知

箭 牙　弓 由迷　弦 禿奴

鎗 牙立　卓 代　盤 朴只

盆 大蓟　瓶 飄　尓 隤各

船 福尼　棉 花時　舵 看失

櫓 羅　蓬 賀　筯 朴只

帶 文必　畫 業　書 福蜜

筆 分帖　字 開的　墨 思墨

紙 嗑也　硯 孫思利　鎖 沙舍奴

碗 麻佳里　屏峯 飄布　香爐 稿炉

花瓶 法拿飄　香盒 福法各　倭扇 昂李

箱子 凱　酒鍾 撒嗑子急　茶鍾 漙嗑子急

棊子 乞是　玉帶 衣石乞各必　金鍾 孔加乞麻加里

人物門

皇帝 倭的每　王妃 扎剌　國王 敖那

王子 敖那吾哇　朝廷 倭每奴　大夫 大福

長史 犬思　使者 使臣　通事 度日

正使 申司　副使 付司　唐人 馱刀那必

師父 失農包　和尚 鮑子　父親 阿舍都

母親 阿乜　琉球人 倭急拿必周　日本人 亞馬奴必周

大明帝王 大苗倭的每　朝貢使臣 嗑得那使者

兄 先扎　非都只　妻 眠多木

子 吾哇　琉球國王 倭急拿敖那

人事門

跪 非撒慢都急　說 嗑達里　拜 排是

興 吾達里咬亦　走 乜姑　去 亦急

來 外亦利　你 吾剌哇　我 昂哇

有 阿力　無 乃　好 約達撒

歹 哇禄撒　買 烏利　賣 高葉

牆 伲不里　請來 子盖失　見朝 大立葉亦急

入朝 大立葉家達　鞠恭 烏遜皮　低頭 烏其利

立住 谷只歪立　叩頭 嗑藍子　謝恩 蜜温普古里

朝貢 嗑得那　平身 各失吾奴必約　慶賀 蜜由歪利

表章 扈烏　賞賜 非進的　起來 揭知

進貢 嗑得那　進表 溧那阿傑約　進本 盆那阿傑的

報名 包名　辭朝 慢多羅　回去 慢多羅

早起 速多蜜的　下程 林斤　筵宴 札半失

粉書 着谷少　拿來 莫只个　好看 約速撒

不好 哇祙撒　放下 吾着刻　作揖 撒哇利是 礼

給賞 非近的　方物 木那哇　多少 亦如撒

言語 谷只　曉的 失達哇　不曉的 民納失達哇

聖旨 由奴奴失　御前謝恩 悪牙塞温普谷里

且慢走 烏其利耐　上緊走 排姑亦急　上御路 悪牙亥即約里

再叩頭 麻達嗑藍子其馬

衣服門

段 怒司　紗 撒　羅 羅

紬 汞　絹 活見　布 木綿

靴 谷足　韈 都谷乜　鞋 三扒

帽 帽　紗帽 紗帽　帶 丈必

綢巾 綢巾　員領 急那　衣服 急那

彩段 法拿那恕司　綿布 奴奴木綿　夏布 拿都木綿

竹布 達急木綿　葛布 嗑布　官絹 活見

改機 盖乞　倭絹 活見　西洋布 尼失木綿

飲食門

酒 撒急　肉 失失　茶 札

飯 翁班尼　麵 以利蒙巳　菓 吾乜

菜 菜　水 民足　酒飯 撒急翁班尼

鮮魚 必沙莫知　喫茶 昂乞利札　喫飯 昂乞利翁班尼

喫肉 昂乞刺失失

身體門

頭 嗑藍子　耳 眉　眉 馬由

目 乜　口 谷之　牙 華

鼻 花那　手 帖　脚 思失

心 各各羅　身 度　髮 加藍

眉毛 不潔　鬍子 品其

珍寶門

金 孔加尼　銀 南者　銅 嗑加加尼

鐵 谷禄嗑尼　錫 失禄加尼　錢 熱尼

鈔 支尼　玉 衣石　珠 達馬
石 衣石　瑪瑙 吾馬那達馬　珊瑚 牙馬那達馬
珍珠 達馬　水晶 民足達馬　玉石 達馬衣石
琥珀 乇喇　犀角 吾失祖奴　倭刀 荅知
硫黃 魚教

數目門

壹 的子　貳 荅子　叁 審子
肆 由子　伍 亦子亦子　陸 木子
柒 拿拿子　捌 甲子　玖 姑姑奴子
拾 吐　拾壹 吐的子　拾貳 吐荅子

拾叄 吐蜜子　拾肆 吐由子　拾伍 吐亦子子

拾陸 吐木子　拾柒 吐拿傘子　拾捌 吐甲子

拾玖 吐姑奴子　貳拾 苔子吐　壹錢 亦止買每

貳錢 尼買每　叄錢 衫買每　肆錢 深買每

伍錢 吾買每　陸錢 禄谷買每　柒錢 式止買每

捌錢 法只買每　玖錢 姑買每　壹兩 就買每

拾兩 辟牙谷就每　壹百兩 辟牙姑　壹千箇 森那

壹萬箇 麻柔吐失　千歲 森那　萬萬歲 麻油吐失

通用門

買 吾利　賣 高兼　來 外亦利

去 亦急　說 嗑達力　看 蜜只
求討 荅毛里　起身 捐知亦急　起去 捐知亦急
起來 捐知　回去 慢多羅　說話 嗑達立
不敢 揚蜜撒　曉的 失達生　知道 失知
付荅 仝　回賜 仝　好看 約達撒
不好 哇禄撒　買賣 亞及耐　有無 阿力乃
東西 加乜乜失　不知道 失監子　明早起身 阿者
迷多蜜的捐知

夷字附

い以 ろ路 は罷 に尼 ほ布

へ比 と度 ち知 り利 ぬ奴

る而 を倭 わ哇 か加 よ有

た他 れ呂 そ甦 つ了 ね尼

な那 ら剌 む武 う烏 ゐ倚

の怒 お窩 く古 や牙 ま末

け去 ふ不 こ孤 え依 て的

あ亞 さ沙 き其 ゆ又 め未

み美 し實 ゑ泄 ひ庇 も母

乜世　亇是　杀敲

夷國上下文移往來書札止寫此數字凡音韻畧相類者即通用也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為出使海外事切照嘉靖十一年五月內琉球

國世子尚清上

表請封

欽蒙差臣侃為正使臣澄為副使各

賜一品服一襲齎捧

詔書一道

勑書一道

諭祭文一道并

頒賜儀物等項前往琉球國祭中山王尚真封尚真

子尚清為中山王臣等隨即

陛辭先至福建造舡船大而費亦巨經始於嘉靖十

二年五月至嘉靖十三年四月始克造完舡完

之日遂至長樂縣广石地方登舡先期尚清已

遣長史蔡廷美等過海迎接令通事林盛帶夷

稍三十人為臣等駕舡在五月初八日觧纜開

洋洋中偶值逆風舡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后遇

順風復往因失針路漂過琉球國交界地方名

日熱壁山遂泊于此尚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

夫四千餘名駕小舡四十餘隻至熱壁將舡挽

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尚清即遣儀從及
文武陪臣隨
龍亭迎
詔勑諭祭文至
天使舘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
王禮七月初二日行封王禮是日尚清皆迎至
國門外一見
龍亭先行五拜三叩頭禮步行前導迎至正殿一如
儀注行禮
開讀已畢設宴欵留禮意懇至臣等令儀從迎

詔勅回館尚清令通事致詞欲留為鎮國之寶臣等
猶未允復令長史捧
先朝詔勅来看臣等始知留
詔勅為
先朝故事况已奉有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似應即回因海中風浪不
測惟順風而后可行非可以人力勝者琉球在
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
日方可開舡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日有
廪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随行

人役皆給口糧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
兩為贐臣等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
用尚不敢妄受況外國之物乎故責以大義陳
以
國法彼亦知敬而不敢强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
十人為臣等駕舡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
事梁梓等另駕一舡進
表謝
恩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將臣等舡中大
桅吹折舵亦損壞舟人皆震恐無措荷

皇上威福以致神明默佑得保生還在十月初二日
入福建省城同行夷舡今尚不到或未免漂溺
之患矣除彼自行補謝外臣等切思自三代以
降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文德被海内者尚不
多見况覃敷海外者乎若越裳氏之重譯而来
以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海外無慮數千
里漢唐宋時皆未甞内附至元時遣将伐之而
亦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来
朝此豈區區勢力所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

耳我

太祖恍其至誠待亦甚厚

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又

許其遣子弟入

國學讀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迨今

皇上御極以來

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

聖人復生故欲藉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

之險貢獻益勤

請封益篤今日之舉尤出誠懇聞

欽命奔迎於海曲見
龍亭俯匐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
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臣等忝與使事
亦竊尊榮無任感荷慶幸之至緣係出使海外
事理備將使事顛末謹具題
知

琉球國中山尚清奏爲謝勞事伏念臣清僻居
海邦荷蒙
聖育封臣爲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
表謝
恩外今有差來使臣二員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
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冒五月之炎暑衝萬里
之波濤艱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
以爲禮薄具黃金四十兩奉將謝意此敬
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徼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今陪

臣順齎
貢奉伏乞
天語叮嚀
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敵伸無任激切感仰之至
等因奉
聖旨覽奏謝足見敬慎金着陳侃等收了禮部知道

光祿寺等衙門少卿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為謝勞事侃原任吏科左給事中高澄原任行
人司行人於嘉靖十一年蒙
欽命差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為中山王往返三年
已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復
命訖近中山王尚清差陪臣謝
恩順齎臣等所卻黃金四十兩具本
進呈欲
天語叮嚀下賜臣等節奉
聖旨金着陳侃等收了欽此欽遵切念臣等奉

皇上之命遠使琉球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

彼正欲敷揚

聖德恪守臣節為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禮之餽故

筵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三書備

於使琉球録中已塵

御覧矣臨行以金四十兩為贐堅不肯受彼心不自

安冐瀆

天聽蒙

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

命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敢不拜受以為家寶但奉使奔走
乃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曷敢受兼金之惠
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
內帑或
命彼帶回燕遂臣等之初心而於
君命斯不辱矣無任感激敬懇之至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奏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竊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琉球遠在海外無路可通往來皆
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畔岸深無底極大
風一來即白浪如山舟飄忽震蕩人無以庸其
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而不顛覆也
耶臣等往來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明之助淂
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
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臣等不敢隱其功謹

歷數為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五月初八日開
洋至十二日將底其國忽逆風大作舟搖撼不
可當遂尓發漏數十人以轆轤引水不能止舟
蕩甚足不能立衆欲塞漏而不可得於是群呼
求救於神剪髮以設誓俄而風遂息舟少寧執
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得保無虞使是風
更移時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時九
月二十日在彼開洋二十一日夜即遇颶風將
大桅吹析須臾舵葉又壞舟之所恃以為命者

八

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大呼神明求
救臣等亦知決無生理爲軍民請命叩首無已
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來舟舟人驚報曰
神已降矣吾輩可以生矣舟得無事當風雨晦
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非神之精靈不可也
此其功二也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衆
皆知舵當易而不敢任蓋風濤中易舵一動即
覆矣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衆遂躍然起易舵柄
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
數十人舉之而有餘蕪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之

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
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蝶質甚微
在樊圃中飛不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
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後有一雀立
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之馴馴啄盡
而去是夜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飄
蕩僅如一葦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
舟一斜側流汗如雨臣等懼甚衣服冠而坐相
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為之效職海神獨不

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
為奇功矣當為之立碑當為之奏
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
其功四也有夷舟進
表謝
恩者與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今
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閩
江不至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
不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脩廟

立碑矣但奏

聞之言既出于口不敢有負于心謹摭顛末上瀆

聖聽詞若涉于荒唐心實本于誠懇伏望

聖慈憫念下之禮部詳議可否萬一其功當報令福

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

天恩浩蕩而幽冥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

在舜特已有望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

加致祭況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為大

災大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臣等無任戰慄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齎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禮部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
官陳侃等題云云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左給事中陳侃等奏稱奉
命琉球往來海中時遭風險幾致顛覆多藉神功救
援乞要
賜祭以報其應一節為照
國家嶽鎮海瀆類皆有祭祀法云能捍大患則祀
之在典禮則固然矣今左給事中陳侃等奏使

海外屢遭風濤之險卒獲保全實乃
皇上聖德默祐所致海神效職不可謂無是亦捍灾
禦患之意也
賜之以祭禮亦有據合無俟
命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
布政司備辦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堂上官
致祭一次以答神休不為常例緣係乞祠典以
報神功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欽此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爲周咨訪以備採擇事切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

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

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録録之意大畧有二臣等

初被

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禄之變燒燬

無存其

須賜儀物等項請查於

内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有年久卷案

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
之家得之至於往来之海道交祭之禮儀皆無
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
喪而不之知后海道往来皆頼夷人為之用其
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
后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為此録使之有所徴
而無懼此紀畧所以作也又嘗念
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内外之事如
大明一統誌者是已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漈
者水趍下不回也舟漂落漈百無一回臣等嘗

懼乎此經過不過是險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漈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為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蠃虫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

自而淂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為誌何以信今
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
也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
問麤疎言詞鄙俚勉成此錄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淂之愚或可以備
史館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陡膽
進呈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緣係周咨訪以備採擇事理謹以使琉球錄繕
寫一冊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禮部一本為周容訪以備採擇事該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科左給事中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等題稱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禮畢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撰
使琉球錄一冊上
進乞要詳議備行史館採擇一節爲照琉球國遠在海濵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風土知之者寡
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有該載未盡若據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親歷其地目繫

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来聞見悉出實録因採
擇事蹟撰述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
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
嘉尚似應
俯從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録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是

使琉球錄後序

天下事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喻未有不身試之而知其然者壬辰歲陳給舍暨余被使琉球命人皆曰航海之役危矣哉盍訪諸前使而稽其所錄耶越旬獲覩詔勑琉球舊草始知前為給舍董君旻

司副張君祥于時二君已不祿矣
而鋟諸梓者復遺失而莫之可稽
良用憂懼乃取載琉球諸書而条
考之見其爲說頗異臆純夷或有
是也及今夏五月至其國立冬風
便始歸其間得於見聞之久詢訪
之真者似與諸所載少不同是非

獨疑訛之故或者風以化移俗因

時易月異而歲不同耳故因紀使

事而復質之諸書以見

今日聲教之大同而蠻夷之丕變也雖

不足續王會之圖成風土之記然

於後之奉使者則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甲午十月乙亥古燕高澄序

跋

右明嘉靖刊本使琉球錄。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千頃堂書目著錄於史部地理類。四庫未見著錄。明刊紀載彙編。及明抄本秘册叢說。僅採其使事紀略一卷。凡是書所缺略。皆據秘册叢說補入。所附夷語。模糊之字尤多。以無書可校。姑亦仍之。明史外國傳四琉球云。「嘉靖五年尚眞卒。其世子尚淸以六年來貢。因報訃。使者還至海溺死。九年遣他使來貢。並請封。命福建守臣勘報。十一年世子以國中臣民狀來上。乃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持節往封。及還。却其贈。十四年貢使至。仍以所贈黃金四十兩進於朝。乃敕侃等受之。」按琉球自古不通中國。

元世祖遣官招諭不能達。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尙爲姓。而中山爲強。山南山北皆爲中山所併。成祖以還。習向華風。朝貢不絕。侃等以嘉靖十二年五月奉命使節琉球。先赴福建。造舡船。翌年四月舡成。五月初八日解纜放洋。五月二十五日。到達彼國。七月初二日行封王禮。凡停泊一百五十日。九月二十日開舡返國。十月初二抵福州。飄泊半歲。屢經風濤。備嘗艱辛。始克返國。歸乃述其途中所遇山川風景。民物土俗。撰爲使事紀略。又輯大明一統志。瀛涯錄。星槎勝覽。集事淵海。使職要務等書。凡關於琉球事者。輯爲羣書質異。中多未見之本。凡前書所記之妄。皆爲辨證。如琉球本無落漈之

水。趨下不回。前人謂中山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侃遍觀王宮。壁下皆累以石。國王循循雅飭。貌若儒生。實未有壁積髑髏之事。足以匡大明一統志之謬。至侃持節反璧。不失大國使臣之風。梯航浮海。於怒浪驚濤之中。心神俱怖。既其歸也。乃有得慶生還之感。蓋怵於琉球使臣漂溺之覆轍也。琉球介於中華日本兩國之間。事秦事楚。極感舉趾之艱。侃之使彼邦也。初則禮貌甚隆。中忽冷落。其行也。則又款接慇殷。如是記所云「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狡焉不可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蓋當嘉靖時。琉球已存兩屬之心。明史所稱外禦強鄰。內修貢不絕。

此亦小國事大之一道也。安陽謝國楨